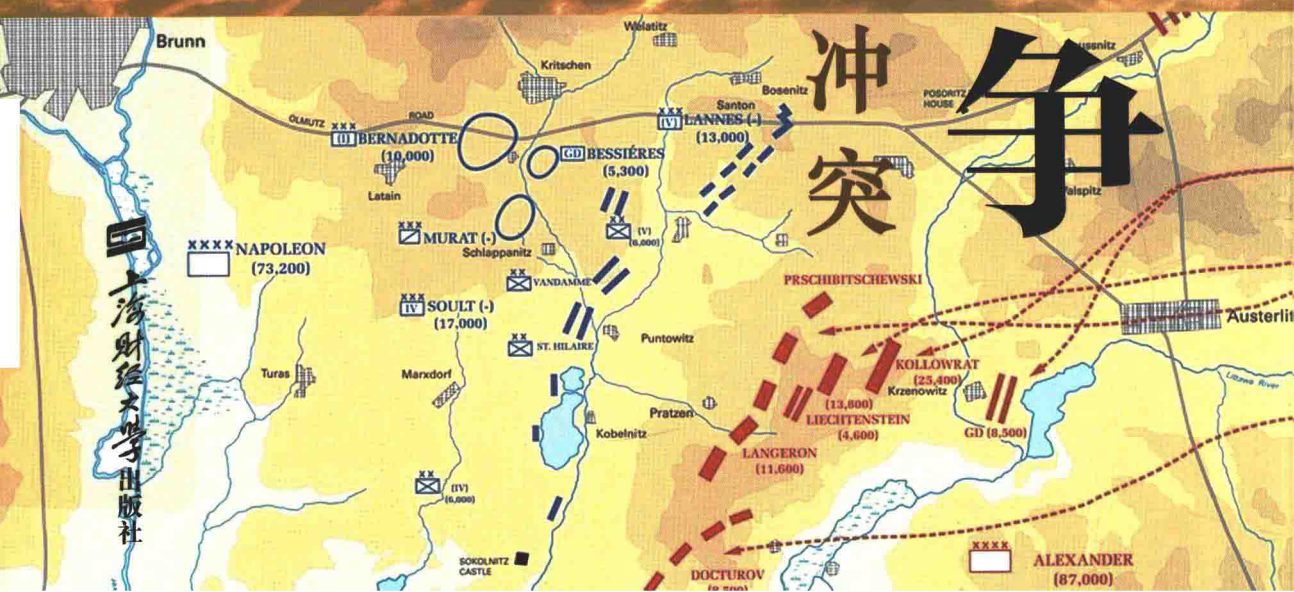


GEO-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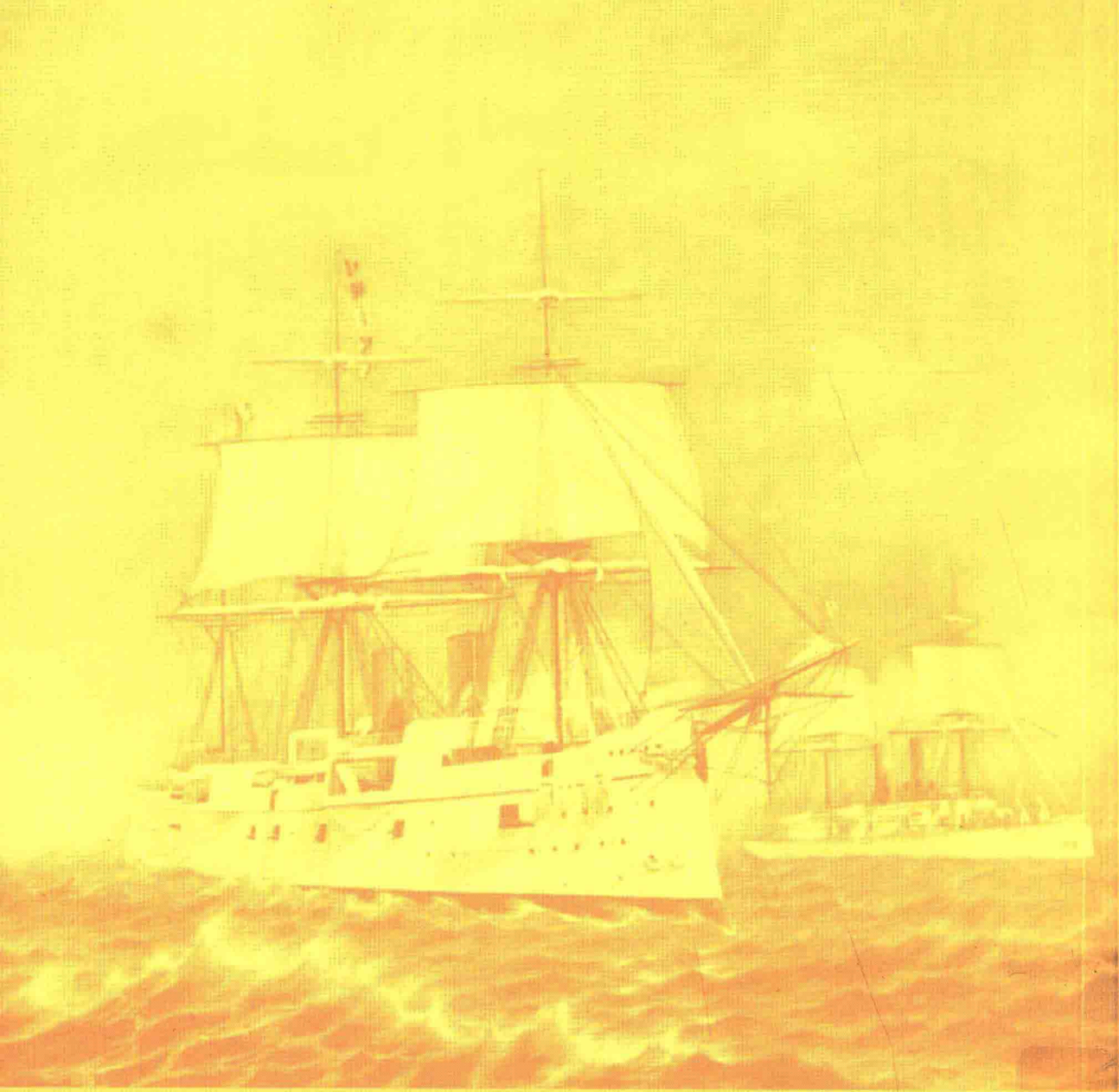
王德培 著

地缘战争

历史上的大国冲突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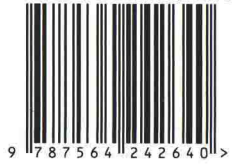


微信公众号



天猫旗舰店

ISBN 978-7-5642-4264-0



9 787564 242640 >

定价: 68.00 元

GEO-WAR

地缘战争

历史上的大国冲突

王德培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战争:历史上的大国冲突/王德培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11

ISBN 978-7-5642-4264-0/F.4264

I. ①地… II. ①王… III. ①地缘政治学-研究 IV. ①D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03252 号

责任编辑 徐超

特约编辑 俞艳

封面设计 贺加贝

地缘战争

历史上的大国冲突

王德培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23 年 11 月第 1 版 202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2 印张(插页:2) 200 千字

印数:0 001—6 000 定价:68.00 元

百年变局与地缘底牌

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新的大调整，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阴影，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冲击世界格局，由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让全球贸易断链脱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改变传统世界的规则、秩序，让原本充当世界和平稳定器的大国转而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反映在国际形势上，就是大国关系、国际战略因面临更加难以预料的严峻挑战而日趋复杂、紧张——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政治上的战略对抗并行不悖。变局的背后，固然有经济形势、政治战略的因素所在，但正如美国变得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谁，而是因为它在哪里。从地缘关系到地缘战争，地缘成为大国竞争、国际秩序背后的“幕后推手”。

经济文明的模式差异由“谁”决定？本质上是由地缘决定，比如，温带、亚热带地区等气候地缘因素成就了农耕文明。政治制度的东西方差异在一定意义上也受制于地缘，东方大国得益于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山脉、太平洋海岸四面环绕，在农耕冷兵器背景下能自成一统，西方欧洲板块至少被五个海（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黑海、里海）分割，在农耕冷兵器时代无法长期一统天下，彼此攻伐成常态。大航海、新大陆几乎构成近代近 300 年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版图，这是典型的地缘重构。近代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方参谋总部都在地图上寻找战机，整个战争起源、过程乃至结尾几乎都与地缘休戚相关；当下欧洲战争冲突也是在地缘

大调整时代降临前，率先在世界“心脏地带”释放能量。

地缘，是由地理位置上的联系而形成的关系，所以常见地缘与其他词汇联用，如地缘政治、地缘文化。所谓“缘”，即为“关系”之意。那些产生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必然有一定的连接，或者是空间上的，或者是其他关系上的；同时，国家或地区无论如何发展，终究逃不开自身的地缘禀赋，这也是一些岛国、边缘地带国家的宿命所在。就此而言，了解地缘并不是要把世事简单归咎为地理的宿命，而是需要从更多维度看问题：地缘既可以推动国家发展，也可以限制国家的作为。

在国外，由地缘延伸的地缘学、地缘政治学一度发展成现代西方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战略理论。它们都是基于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互动视角，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战略行为的要素，在此基础上研判世界和地区的战略形势，以及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与决策。也就是说，如今我们谈论地缘概念时，事实上，它已演变成为泛指大国间基于空间维度进行战略博弈的理论研究。

从海权论、陆权论，到世界岛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理论，都是基于地缘将世界分为一个个板块，而且，随着基建、网络的发展，超越传统地缘的联盟（以经济、政治等为纽带）也在不断出现，无论是传统的地缘板块，还是新型的联盟板块，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和现实国际政治的关系格局。其一，地理格局影响文明特性。地质学意义上的板块漂移，分别赋予了传统地缘板块不同的先天属性，这些先天属性也构成了其发展演化的路径基础。例如，中国背靠亚欧大陆地势最高的青藏高原、面向太平洋，拥有海陆之利（这恰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其二，新型的联盟板块不论是从政治出发，还是以经济为考量，本质上都是在强化“聚合效应”，形成超越地缘的价值网络，也正因如此，主要大国经常以缔结、变更和扩展联盟的方式，改变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对比，从而在国际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就此来看，这些板块既不是坚不可摧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板块运动变化的过程中，碰撞和摩擦也难以避免，挤压、碰撞随即引发冲突与战争，这也是地缘战争的由来，即地缘战略板块的激烈碰撞，加之大国博弈的日趋频繁，导致相关区域极易引发军事和战争冲突。

就如同在不同的地质板块之间往往会存在地震多发地带一样,在各大板块地带之间同样存在大量的“裂缝地带”。这些地区往往地处战略要冲,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正是受到这些战略利益的吸引,相关的地缘政治力量都会试图在这些边缘交错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多方施力的结果,就是把这里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从全球范围来看,战争、军事危机往往集中在各大板块边缘的“裂缝地带”。如“欧洲—北非地中海”在2010年就爆发了“阿拉伯颜色革命”,始自突尼斯,并迅速扩散至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国家,此后影响至红海和波斯湾。又比如黑海地区,在黑海控制权、北约东扩等一系列地缘因素相互纠葛下,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2014年的克里米亚“脱乌入俄”、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战争等皆与地缘息息相关。

不同地缘条件的背后,是空间的不同利用方式,这也意味着财富生产、权力组织也各有不同。陆权与海权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说,“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的斗争史。”海权与陆权的分野以及持久的对抗,是大国关系演变的一条脉络。本书正是以此为线,串联出历史上的地缘战争,以及背后的大国冲突。虽说海权论、陆权论等理论出现不过一百多年,实际上,两者的争霸早已开始。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海权、陆权已大致经历了三次博弈与更替。

第一次始于希波战争时期。波斯入侵希腊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的斗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陆权国家的唯一对外扩张手段就是通过武力的征服和占领扩大领土面积,波斯帝国也是如此。而古希腊的历史实际上奠定了“海权论”的雏形。希腊与波斯的战争是欧亚间的碰撞,同时也是陆权与海权的第一次交锋。希腊的胜利证明了陆地文明不再是人类唯一的主宰,海洋文明亦不再是野蛮的边陲文明,其优越性逐渐展现。

但这一阶段的海权经常被质疑不是真正的海权文明,因为当时的船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无法进行跨海远距离航行。但正是这种滨海文明、内海文明,为未来的海权大国奠定了基础。到了15世纪,地理大发现推动人类进入海洋,西方大国争夺殖民地和全球霸权的竞争日益激烈。而西班牙与葡萄牙依靠海权掌控海上商路,霸权

因此而起，战争也由此而来。

第二次海陆博弈则进一步揭示了海权、陆权的复杂关系。在海权的鼎盛时期，大英帝国的历史无需累述，从英伦三岛壮大为“日不落”，是工业文明周期内第一个超级帝国，科技、领土、金融都曾独树一帜。但海洋既是保护自身免遭外敌侵略的屏障，同时也是进取欧亚大陆争夺霸权的障碍。英国的海上霸权不知不觉就被这个如悖论一般的魔咒套上了绞索。正如那句话所言，“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流干最后一滴血之前，大英帝国绝不投降！”英国的发展模式依托于殖民，殖民地物资、英国商品、殖民地劳动力，这其中需要有“完美”的衔接。一旦失去对殖民地的绝对掌控，海权就失去了由海及陆的锚点。可以说，英国通过海权起家，利用遍及欧亚非的殖民地才掌握了欧亚陆权，才获得了世界的权柄。但单凭海权来维系殖民地，成本太大，殖民地与英国貌合神离，结果便是陆权与海权处于割裂状态，使得英国的霸权难以维系，只能眼睁睁看着各殖民地揭竿而起，掀起一场场民族独立运动。

当下，世界已进入第三次海陆争霸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无力单独支撑世界帝国，权势从英国转向美国。就地缘而言，美国东可控大西洋直达欧洲、非洲，西可在太平洋上任意驰骋，将势力范围直指亚洲、大洋洲，而南美则是其“私人后花园”。此外，美国充分利用了世界海权的力量，加强了对世界岛边缘地带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是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美安保条约、韩美安保条约等一系列的条约文件为体现的。即便在冷战时期，苏联可以在陆地、太空、核武器上和美国打平手，却始终无法从海面上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由此便促成了近百年来由美国主导的大西洋经济中心领衔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但自冷战之后，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产业链转移东亚、东南亚，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等亚洲势力崛起，使得亚洲地区和太平洋经济带的地位及全球影响力急剧上升，而亚洲“海陆和合”的地缘优势也愈发凸显。亚洲既有海洋岛国，又有内陆国家和海陆兼备的国家，有关各国可以利用彼此相邻的地缘经济优势，通过海运、空运、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相连接，形成彼此相通的亚洲广域经济圈。如今，全球地缘政治和权力重心有转向亚洲的迹象，即陆权开始挤压海权。

地缘日益成为理解世界发展的一把钥匙，不仅能解开历次的海权、陆权交替、博

弈之谜,更能进一步解释那些“扰动因子”的宿命所在。英国、日本即为典型,从大的地缘板块来看,英国是欧洲的扰动因子,日本是亚洲的扰动因子。这些地缘上的外围国家自身资源禀赋有限,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强烈动机去充当“扰动因子”,去干预欧亚大陆的发展与整合。其结果便是英日两国作为长期以来相对于欧亚大陆的蛮荒之地,在海权时代率先抓住历史机缘,实现了“反常态崛起”,更反过头来在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领域对欧亚大陆施加影响。

太阳底下无新事,到了20世纪,借助两次世界大战飞黄腾达的美国更是将外围国家对中心的扰动做到了极致,以“山巅之城”的姿态傲视全球,美国作为欧亚大陆的“扰动因子”,迫切希望扰动中心地区,使欧亚大陆各个中心处于耗散、内斗的状态,一方面保持美国针对各单个中心的实力优势,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各中心的内斗中“渔翁得利”。这也是外围地区扰动中心地区不变的思路。

然而,当年的英国和日本在欧亚大陆两端呼风唤雨的时代,是一个海权在重要性上压倒陆权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才可以凭借海上优势博弈欧陆,日本方能在英日同盟、美国资本的庇护和资助下在东亚大陆谋求霸权。而到了如今,美国虽妄图对欧亚大陆的扰动发扬到极致,但时移世易,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再度崛起,势必会在地缘板块上的边缘地区形成强力挤压,使经济潜力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外围地区再度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伴随着欧亚大陆陆权大国的兴起、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即便强如美国,也将以大概率在地缘政治上重新回归边缘。毕竟,欧亚大陆庞大的领土面积、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就决定了其注定将是全球中心。但这一过程注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权力的交替自然将引发世界秩序的动荡调整,这也正是当下百年变局的地缘真底牌,或许,人类正处于一场新的巨变之中。

目 录

- 前言 百年变局与地缘底牌 / 1
- 第一章 希波战争:欧亚大陆的东西冲突 / 1
- 一、陆权强国与海权城邦的对抗 / 1
 - 二、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 / 6
- 第二章 西葡之争:地理大发现下的大国碰撞 / 11
- 一、殖民扩张与两强之争 / 11
 - 二、殖民战争因地缘而变 / 15
- 第三章 为贸易而战:重商主义时代的战争 / 21
- 一、重商主义者的“战争订单” / 21
 - 二、大国眼中的“命脉”:地缘 / 26
 - 三、重商主义的“副产品”:美国独立了 / 35
- 第四章 工业革命与海陆之争 / 40
- 一、工业革命与地缘战争之变 / 40
 - 二、英国如何构建“日不落帝国”? / 45
 - 三、欧陆地缘战略的纵横与反转 / 51
 - 四、海陆战略的博弈与反思 / 57

第五章 两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地缘格局之变 / 63

- 一、一战：欧洲的地缘对抗和秩序的新旧切换 / 63
- 二、二战奠定当今世界地缘格局 / 69
- 三、新帝国如何“埋葬”旧帝国？ / 76
- 四、新帝国的全球战略投射 / 81

第六章 混合战争与地缘的嬗变 / 89

- 一、超越传统地缘的对决形式：冷战 / 89
- 二、恐怖地带：难以逆转的地缘失序 / 95
- 三、多极化下的地缘扰动：代理人战争 / 100
- 四、跳不出的地缘竞争：混合战争 / 105

第七章 从战争“后视镜”看国家战略 / 110

- 一、两个预判与俄乌战场回顾 / 110
- 二、为何是乌克兰？——地缘宿命与真实底牌 / 126
- 三、被地缘束缚的国家战略 / 133

第八章 地缘大变局：陆权挤压海权 / 147

- 一、“老地缘”回归 / 147
- 二、地缘决定命运 / 153
- 三、地缘博弈的主轴线：海权与陆权 / 158
- 四、百年变局、百国博弈 / 165
- 五、大变局下的混沌与焦灼 / 174

第一章 希波战争：欧亚大陆的东西冲突

当今世界格局诞生于东西方世界上千年的漫长博弈与交流，在希波战争爆发之前，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波斯人，在政治、文化观念上都并无明确的东西方观念，更没有东西方的认同感和对立感——在希腊人眼中，自己所在的欧罗巴是亚洲大陆的延伸；在波斯人眼中，自己所在的“伊朗之地”涵盖了从爱琴海到阿姆河的广大区域，希腊人所在的欧罗巴不过是其边缘地带。然而，自希波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和东方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军事上形成了鲜明的分野，而东西之间的碰撞更为日后两千多年的地缘政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陆权强国与海权城邦的对抗

（一）强盛的波斯和崛起的希腊：相遇与碰撞

在公元前 585 年左右，波斯还不过是伊朗高原霸主米底王国^①统治下的一个小附庸国而已。当时尚未继承王位的居鲁士二世，还一度率军为米底作战。到公元前 553 年，居鲁士二世起义反抗米底。在历经三年战争之后，居鲁士终于攻克了米底都城埃克巴坦纳，正式建立波斯帝国，并在此后开启了波斯帝国长达数十年的对外征服，使波斯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非亚三大洲的大帝国。

公元前 522 年，大流士一世命人用埃兰文、波斯文和阿卡德语巴比伦方言三种文字把自己的功绩刻在悬崖上，史称“贝希斯敦铭文”，在谈及帝国疆域时，志得意满地宣称：“下列省区：波斯、埃兰、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埃及、沿海诸地、吕底亚、伊奥尼亚、米底亚、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帕提亚、德兰吉安那、阿里亚、乔拉斯米亚、巴

^① 古代伊朗高原西北部的奴隶制国家，领土面积最大时西起小亚细亚以东，东至波斯湾北部。

克特里亚、索格狄亚那、犍陀罗、斯基泰亚、撒塔巨提亚、阿拉霍西亚、马卡，总共二十三个省区归属于我。”而在吕底亚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以西，一个新的对象映入了大流士一世的眼帘，那就是——希腊！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图 1-1 “万王之王”大流士一世

希腊本土的贫瘠和经济作物、手工业产品的发达滋生了希腊远洋航海和贸易的发展，作为飞地的伊奥尼亚（今土耳其西南海岸地区）则是这一时期希腊移民在小亚细亚发展商业活动的代表；同样，波斯帝国在征服了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之后，便一直伺机向西进行开拓，商业富庶的小亚细亚地区便成为其首要目标。经过征服，伊奥尼亚被占领，伊奥尼亚人也沦为波斯王国的奴隶。但天性爱自由的希腊人并不甘于被波斯人统治，于是在其他希腊城邦的支持下，伊奥尼亚人于公元前 499 年，趁着波斯军队远征失败，进行了宏大的起义（史称伊奥尼亚起义），他们攻入了波斯在小亚细亚行省的首府——萨尔迪斯，并将城市付之一炬。这一事件引来了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的血腥报复，他在镇压了伊奥尼亚人的起义之后，又借口雅典人和埃雷特里亚人在起义中广泛支持过伊奥尼亚为由，决意对希腊本土诸城邦进行大规模征伐。

就此来看，希波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之间的矛盾。波斯帝国试图将希腊城邦纳入自己的版图，而希腊城邦则不愿意成为波斯帝国的附属国。

（二）为了“土和水”而战

公元前 491 年的一天，希腊半岛及小亚细亚半岛西侧的希腊城邦，迎来了一群波斯使者。使者们声称，自己来到希腊只为了获得“土和水”——只要希腊城邦归顺波斯帝国并承担纳贡义务，便可以免除兵戈之祸。否则，“万王之王”的怒火与大军将随后杀到。

土和水，道出了希波战争的目标——土地及附着其上的人口和财富。对波斯帝国来说，不断地通过战争获得“土和水”正是其宿命。在波斯人的故乡伊朗高原，四周都被雄伟的高山所包围，高原中央是辽阔的内陆盆地，也没有河流通往大海。而在西边同伊朗高原比邻而居的两河流域，自然环境便更加恶劣：两河流域处于干旱地带，需要利用河水灌溉。两河每年泛滥的水量则因上游雨雪量的变化而变化颇大，易于成灾。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文明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便离不开战争，即通过战争掠夺耕地，占据水源、河流，昔日的米底、新巴比伦如此，将其取而代之的波斯也概莫能外。

而对于希腊人来说，土地资源则更加紧缺：在希波战争前夕的“希腊”，其地理范围不仅包括当下的希腊领土，更涵盖了地处地中海东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伊奥尼亚群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的广袤地区，在地形地貌和资源禀赋上乏善可陈：多山环海，岛屿众多，地势崎岖不平，仅有小块的平原，又被难越的山脉、谷地与海洋所阻隔，同时耕地不足，土壤贫瘠，淡水资源匮乏；除了少数地区有银矿、铜矿以外，大多地区矿藏资源相对匮乏。于是乎，一边是波斯人对土地、财富的孜孜以求，另一边是希腊人对领地的寸步不让，最终将波斯的“万王之王”与希腊人逼到了战争的擂台上。

对波斯帝国来说，一方面，作为一个在三代人时间内便从米底人麾下的弱小附庸国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地跨欧非亚三大洲的大帝国，在风光背后更是暗流汹涌——在权力核心，有人图谋不轨：此前的波斯王冈比西斯刚一去世，便有琐罗亚斯德教僧侣高墨塔发动叛乱，一度冒名顶替，以冈比西斯幼弟巴尔迪亚的名义君临天下。在帝国边疆，更是内忧外患：边境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来去如风，频频叩边，大流士一世本人御驾亲征讨伐斯基泰人时，对方却逃入东欧草原深处，让大流士一世最终无

功而返；埃及人等被征服民族视文明程度相对晚熟的波斯人为野蛮人，内心里并不服从。如此境况之下，劳师远征对于波斯帝国并不轻松。

然而，另一方面，征服希腊对于波斯帝国又大有好处：一是安定边疆，让小亚细亚半岛上那些臣服于帝国的希腊城邦在谋反时无法得到希腊本土的支援。二是巩固统治，用征服战争的胜利向臣民展示帝国军队的强大实力，敲打那些形形色色的潜在谋反者。三是获取财富，占据希腊人的矿山与贸易通道。更何况，作为一个地跨三大洲大帝国的统治者，大流士一世自信满满，自认为凭借压倒性的资源优势，跨越通航条件良好的地中海，彻底压垮互不统属、攻伐不休的希腊城邦，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最终，波斯人悍然发动对希腊的入侵战争。

希波战争是一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长期战争，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见表 1-1。

表 1-1 希波战争阶段概述

阶段	时间	结果	典型战役
第一次波斯入侵	公元前 492 年— 前 490 年	希腊城邦首次打败波斯帝国的军队	马拉松战役是希腊和波斯的第一次正面大规模交锋，希腊以少对多，最终却赢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胜利的关键是他们利用马拉松平原的狭窄地形限制了波斯大军的行动，并且用出色的战术包围了波斯人，最终大败波斯
第二次波斯入侵	公元前 480 年— 前 479 年	希腊盟军大获全胜，此后，波斯帝国逐渐退出了希腊地区	温泉关战役斯巴达 300 人全军覆没，但是为整个希腊赢得了战略撤退的时间，随后，大决战在萨拉米斯岛打响。希腊人再一次利用萨拉米斯海湾的狭窄地形诱敌深入，然后迎头痛击，8 个小时的决战后，波斯海军全线崩溃
双方拉锯阶段	公元前 479 年— 前 449 年	波斯和希腊签订《卡利阿斯和约》，和约规定波斯不再入侵希腊	公元前 479 年发生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普拉提亚战役、米卡尔战役，波斯第三次远征失败，希腊转入反攻，战争的性质也变为扩张海外势力

（三）希腊的地缘特殊性与波斯战略误判

古希腊，与其说它是一个国家形式，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一种社会制度。由于高耸的山脉和破碎地形、海岸的影响，古希腊陆上交通极其不方便。因此，在其境内的希腊本土、爱琴海沿岸以及附近的岛屿上，形成了几百个“城邦国家”，而且这些城邦基本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各自为王，其中以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城邦实力最为

强大。

这些小城邦都以“天下”之主自居,而且由于领土大小的限制,城邦的粮食、生产资料等都很匮乏。也正是由于都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下,各个城邦里的人们都有很强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将保护城邦看作自己的使命。所以,希腊城邦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其自身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和传统文化成为其在希波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例如,因为内战频繁,斯巴达人民为了更好地发展和扩充自己的城邦范围,于是培养出战斗力强的士兵来保护城邦。这些勇士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马拉松战役就充分体现了希腊的地缘特殊性与波斯战略误判。公元前490年,第一次希波战争期间,波斯军队向希腊半岛进发,目标直指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由于有众多希腊城邦的投诚,所以这一次波斯大军决定从小亚细亚西侧启程,沿着爱琴海商路直扑希腊半岛。首先遭受攻击的是阿提卡半岛东侧的埃维亚岛,这里也是埃雷特里亚城邦的所在地。迫于波斯军队的威胁,埃雷特里亚内部出现分裂,很快就因内奸的出现而投降,所有居民全部沦为奴隶、城池被夷为平地。攻克埃雷特里亚以后,波斯军队从阿提卡半岛东北部登陆,旋即向东南方向的雅典城直扑过去,双方在马拉松平原相遇。雅典充分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优势,用以阻击敌人。一方是以骑兵为主力的波斯军队,另一方则是以重甲步兵为主的希腊军团,双方军队比较如表1-2所示。

表 1-2 马拉松战役希腊军队与波斯军队比较

	希腊	波斯
军人主要来源	城邦公民	帝国平民、附属国奴仆、贵族子弟
主要兵种	重装方阵步兵	轻装步兵弓箭手、骑兵、战车
军队用途	希腊城邦间内战	对外征服、对内平叛
主要战术	方阵冲击	步兵正面牵制+骑兵侧面迂回
适应地形	丘陵、山地	平原、沙漠

为了扬长避短,希腊重甲步兵军团背靠河谷列阵(地形相对狭窄,不利于波斯骑兵的机动包抄),波斯人求胜心切,因而主动逼近希腊军阵。波斯人发现在希腊阵列的两翼,与山地之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空隙,这给骑兵迂回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两翼的缝隙其实是希腊人故意留下的,因为这两处低洼地方其实是被河流浸润的沼

泽地,并不适合骑兵前行。不得已,双方只得正面交锋,由于波斯的弓箭攻势无法穿透希腊重甲步兵的防御,长期处于城邦混战下的希腊士兵凭借体能、装备优势最终获得了胜利。马拉松战役不仅是欧洲面临波斯入侵的首次胜利,同时也为希腊诸城邦在对抗波斯新一轮远征时,打下了一针强心剂。

二、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

(一)海权的起源与民主政治的火种

希波战争对于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波斯帝国来说,这场战争标志着帝国在地中海地区霸权地位的结束。虽然波斯帝国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仍然存在,但其影响力和地位都大幅下降。对于希腊城邦来说,这场战争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胜利使得希腊城邦在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同时也促进了希腊城邦之间的合作和联盟的形成,成为希腊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首先,希波战争使得雅典成为海上霸主。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在肃清波斯海上剩余势力的同时,还经常扩大其军事运动,这引起了斯巴达城邦领导人的恐慌,于是他们退出希腊的联盟。因为,斯巴达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城邦,有严重的小农意识,这限制了他们的政治视野,没有意识到要巩固和扩大自己在希腊联盟中的领导权,错过了发展的良机。而以商品经济为主的雅典城邦则不同,它自诞生之初就一直在追逐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几次改革也总是在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便利,如此一来,建立霸权组织和海上贸易就成为雅典的新目标。而斯巴达退出联盟,则为雅典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在斯巴达退出联盟后,雅典直接组织了一个由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海岸许多城邦参加的新的同盟体——“海上同盟”或“提洛同盟”。其宗旨是肃清波斯的海上势力,虽然名为平等,因为雅典海军的实力强悍,于是这个联盟的领导权被掌握在雅典人手中。再加上其他加盟诸国对雅典的军事有巨大的依附性,直接导致了雅典的霸权。于是,雅典人靠着海军,不仅肃清了波斯的剩余势力,还成了海上的霸主。

“人们似乎都一致被唤醒了”,希腊的海上霸权促使了社会的繁荣发展,让当时的西方国家争相效仿。他们纷纷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造舰艇和商船,积极发展海上力量,争夺海上霸权,向海岸国家倾销商品、开辟市场、攫取经济利益。自此以后,西